

第二屆蘇雪林學位論文 寫作營學生心得

走近

廈門大學 周尚誼



換乘了「水陸空」各種交通工具，我懷著忐忑、期待以及那麼一絲絲的興奮終於到了臺南。

晴空萬里如洗，乍從機場出來，熾烈的陽光和充耳的蟬鳴交織成了我對臺南的第一印象，熱烈的氣息迎面而至，和我緊緊擁抱。

在學伴的陪伴下，向成功大學出發。坐在計程車上，臺南的風物人情彷如電影的跳幀，不斷閃過，密密麻麻的繁體字招牌、道路上擁擠的機車群，都讓我真切地感受到跨越了海峽。

至今都還記得通向迎賓苑路上漸變的黃色阿勃勒花，像一串串風鈴懸掛於樹枝上，數度想用相機記錄下來，可惜拍不出親眼實見的美。

有彩韻的幫助，我順利在迎賓苑安置下來。特意在陽臺觀賞成功大學的校園，居然還能見到松鼠於樹間飛竄，著實讓我驚訝。

說出來好似特別矯情，但我覺得成功大學乃至臺南都太容易讓人一見鍾情。

接下來一下子結識了許多朋友，包括大陸一同參加寫作營的同學，以及成功大學的老師和學伴們。認識新朋友是件特別開心的事情，每個人都獨一無二，而相逢也許是無數個可能彙聚成的必然。而這次在臺南，吃美食賞美景固然讓我欣喜，但「人」才是最值得留念的，寫到這裡，腦海裡又浮現出每個人的樣子，值得一生珍藏的回憶。

我們為了蘇雪林先生相聚，所以瞭解各種和蘇雪林先生相關的事情自然是此行的重中之重。

最記得是參觀博物館之行。成功大學重現

的蘇雪林先生的書房可謂逼真，讓我恍惚中覺得蘇雪林先生仍在書房中寫作閱讀，不曾離開。書房牆上寫著的那段話讓我深有觸動：

我死時，要在一間光線柔和的屋子裡，瓶中有花，壁上有畫，平日不同居的親人，這時候，該來一兩個坐守榻前。傳湯送藥的人，要悄聲細語，躡著腳尖來去。親友來問候的，叫家人在外室接待，垂死的心靈，擔荷不起情誼的重量，他們是應當原諒的。靈魂早洗滌清淨了，一切也更無遺憾，就這樣讓我徐徐化去，像晨曦裡一滴露水的蒸發，像春夜一朵花的萎自枝頭，像夏夜一個夢之澹然消滅其痕跡。

只覺被觸動了，所以默默咀嚼了一番。蘇雪林先生最平易近人的一面，其實就在散文裡。這樣美而不造作的文字，讀之而覺甘冽。

寫學術論文，大抵研究物件只是冷冰冰的文本或資料，我們和它對峙然後最終能瞭解、分析它，但參觀了蘇雪林先生的故居、模擬的書房，又有了全新認識。或許我們是在為一個令人尊敬的女作家、一些可愛優美的文字作傳，以讓那個年代的瑰寶百世流芳。

以前從不覺走訪故地有意義，但這次在成大參觀，我總忍不住想蘇先生是否曾在此處留下腳印，是否也觸碰過這面牆壁，是否也曾為這個季節盛開的鳳凰花和阿勃勒感到讚歎。

和一個隻在書卷中相識的人呼吸到同一片空氣，真是奇妙而不可言喻。

還能想起在資料室檢索流覽的那個下午，我們看到許多書都要大驚小怪一番，要知道之前用盡各種方法求而不得，居然全在小小的資料室看到。

而說到此節，不得不感慨成大老師們「亦

師亦友」之處，既親切又給予我們許多幫助。成大之細緻，從去臺灣前調查每人的葷素用餐習慣，到為我們每人分配兩位學伴等等，皆一覽無遺，這樣細膩的心思，令人嘆服。

也使我們感激的，是成大校長及中文系諸位領導的親自到場及接見，作為既非最優秀也非最搗蛋的學生，有幸見到校長先生，正是成大向我們展現的最熱情的一面。

6月11日的一天是研討會，早上陳昌明老師向我們展示了對蘇雪林先生遺作、遺物的整理工作，想而可見這工作的繁瑣之處，但成大中文系卻做到了，且思慮周全。若是沒有這些整理工作，也許我們的研究文本也不知道從何尋起。而蘇雪林先生在成大，我覺得是被當成親人一樣對待的，在她逝世之後，一切與她相關的記憶、物品都被悉心保存起來，以供後人觀瞻。一天的討論下來，讓我大為驚訝，成大老師對待我們論文的認真嚴謹實在難得，不由得又對老師們的治學態度多了三分佩服及敬意。

在敘說自己的感觸時，總覺得文字「力不從心」，在中心也許醇厚纏綿的情感寫到了紙上，便顯得淡了。在臺南的幾天，陳益源老師

百忙之中還是抽空關照我們的行程，學伴們不辭勞苦，包括接送、帶我們找尋有特色的飯館、複印資料等等繁瑣的事情，他們無私的幫助令我動容，所以也真切地希望學伴們有機會來大陸參觀、交流。

回來朋友問起在臺灣的見聞，我總會告訴她們，「人」是我最大的收穫。包括博聞廣識的成大老師，包括熱情善良的成大學子，包括展現給我另外一面的蘇雪林先生，甚至還包括善於充當感情顧問的計程車司機，溫柔耐心的書店櫃員，在金門主動給我指路的陌生人……而臺灣，最讓我折服的便是這種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」的想法，這確實值得我們學習。

這次兩岸交流的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，實在澆灌了太多的人的汗水，我無法一一道謝，但心中銘記感恩。這幾天的行程，不僅讓我走近臺南，也讓我走近成大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走近了蘇雪林先生，她對我來說，不再是書頁上冷冰冰的文字，也不僅僅是論文的研究物件，而是一個鮮活的、親切的、值得愛戴的老人。

